

## 再次赴藏

一九四〇年應請接任新都寶光寺法主，講《大彌陀經》，舉行傳戒。安居前，慈青法師由藏歸來，拜白師曰：「喇嘛親口囑，願來內地弘法。」並謂康公將興供養，師所存銀，如何使用，公甚念師。師聞之喜甚，立即籌備進藏迎請。由居士眾發心供養，購置大量印藏經紙張、緞子、哈達等，由弟子照通、融通、普超、正臨，仁慈、清泉、澄心師等隨侍，於五月初六日從近慈寺出發。先到文殊院，由劉文輝派車送至雅安。留數日，買茶葉運康定。因山高難上，師坐滑桿（即簡式轎子），眾弟子步行。

其時盜匪遍野，途有二處匪窩，極難過。念經時，師教多求護法保護。念畢一軍人持名片求見，乃劉文輝之處長姓呂，素信三寶，戰爭中頭部中彈未死，今帶兵數十為劉運物，願偕西行。上坡至半山，呂派近身衛士二人，持槍趕

來，謂前面正值搶劫，特來相護，因免于難。

至康定住安覺寺，不數日慧光師趕來，師爲居士講經，傳《十三尊儀軌》。照通、仁慈、正臨、慧光四位先運物至甘孜候師。途中正臨畏難而退。清泉侍師講經圓滿而退。澄心陪師抵甘孜後，因病退回。其時茶葉亦到，師即雇雲南邦騾子直達拉薩者二十多頭，隨其牲口百餘，浩蕩進發。師騎騾，眾步行。每晚撐帳篷露宿，以石支作灶燒茶，有柴拾柴，無則牛糞。一次山宿，老鼠遍野，普超師喜呼爲寶鼠山。是夜大雨傾盆，雷電交作，山洪爆發，震耳欲聾，急流沖於帳內，既不能臥；篷矮，亦無法站，蹲以達旦。師云：「求法不易，應生難遭想，莫因困難退信心，應倍增堅強。」

行數日達雀兒山，此山難過，常有暈山窒息之險。師騎騾，與騾邦先行，徒眾隨後，相距約半句鐘，師念徒眾，即令騾邦住宿以待，自坐石上，望眼欲穿，及相見，師含淚問云：「未受傷耶？」眾告未傷，師始開顏。愛徒眾有如是者。

至德格，因急於西進，見范縣長略談數語即行，到金沙江邊，水深急。騾子浮水過，如群鴨，人則皮筏渡。過江即藏境，住船村札喜旺都家，邊防官因

貨物多、不諳藏語、未送禮物等因，不允通行，需藏方政府證件。住數日，驟邦不能久待，先去，不退運費。師謂求法艱難，並不希奇。一面令普超師函電漢藏政府及康公，請求協助通行。一面自行譯校《當已卻甲》及《馬哈嘎拿》儀軌，令照通師臚清，續譯《吉祥天》，餘眾念經。仁慈去德格學習。一月後康公呈請藏地政府來電放行。以未給當地守官財物，又謂來電未及差使之事，而欲留難，師現怒相曰：「若無差使，即拋物江中！」藏人見師怒，頓生敬畏，方允給差使。乃派烏拉（藏語，即當差）隨送，馬五匹，犛二十餘頭。即賜以茶葉半箱，低價售予茶葉一箱。師與四徒騎馬進發，范縣長派一人護送至昌都，聯繫烏拉等事。

在赴昌都途中，遇漢人蔡通司（藏語，即翻譯），閒談中知所雇係官差，被前人說成民差，價高一倍，從中取利。師直斥其非，令彼痛哭流涕，表示改悔。

至昌都，需換證明。先住蔡姓家，後住喇嘛廟，請喇嘛念經，供茶。十天左右證件下來。仍廿餘牲口前進。過昌都二、三站遇大雨，因無雨具，大眾通身淋濕。後至一小屋，邊唸經、邊烤火，師曰：「求法艱辛，吾等騎馬，衣服

淋濕，還可能烤乾，不算辛苦，比第一次進藏用背架子，衣服爛透，超勝多矣。「眾聞悅服，笑聲相和。」

每日上山多，下山少。至拉薩需翻三座大山：一、洛加那山，轉折極多，無直路可行；二、且達山，懸崖削壁，萬丈冰雪；三、哈那那山，山頂平原，一望無際，禿無草木，遇風雪甚險。

抵且達山時，山下有一且達將軍廟，且達因運糧遇風雪犧牲，師爲之上哈達。初一日踏雪到山坡，次日清晨上，陡滑不能騎，空氣稀薄。師臉色蒼白，由二藏人扶行，蹣跚而上。中午至頂，下山陽坡，冰漸少，回望山頂，起霧刮風，幸已過。

每至一處，師輒令照通師先行到站，聯繫當地頭人（即支差）派牲口，及背水燒茶，照師負責作供，師至後稍休息，飲茶誦經，每日如是。

騎士均知驟馬背上如有落物，馬必奔跑。一次，師從馬背墜下，一足尙在鞍中，該馬卻絲毫不動，讓師徐下，否則危險不堪設想。非護法之保護歟？

一般藏族支差，對烏拉打罵勒索，極不講理。師戒弟子平等相待，不得打罵。當差到站不能返家時，師則送茶給錢，關懷備至。藏人感激涕零曰：「喇

嘛真慈悲，實在好！」

有時一大站需行數日，不換差，牲口無人餵，師令隨從買料餵之，烏拉豎大指曰：「漢人真慈悲，如此愛護藏家牲口。」

九月間抵拉薩前，先經嘎登寺山麓，師偕二人先朝宗大師肉身塔後，共宿德慶。聞康公不在拉薩，師納悶。次日師與融通師騎馬先行，探知康公在拉薩護法家，即往覲。公允派人來迎，師眾大喜，乃定翌日拜見康公。

次日先隨康公朝大昭寺。寺爲尼泊爾墀尊公主所造，寺內供奉文成公主下嫁時所請之釋迦牟尼佛像，原現比丘相，宗大師發願正法增住五百年，特製純金五佛冠，供佛成報身相，即無正法末法之分，一戴大小恰合，可知定能滿願。大昭寺是三大寺之集合點，每年正月與供二十餘日。另有文成公主所造之小昭寺，供尼泊爾墀尊公主所請之不動佛像。

然後正式拜見康公，供茶葉、綢緞甚多、銀製法器一套及畫有十六尊者之菩提樹葉等。師白康公：「願將所存悉隨師用。」喇嘛極喜。弟子四人趨前頂禮，師一一介紹，翌日，康公爲四人各取法名，一一與漢名相應，足見康公記憶超人。

弟子等先住宇陀，師令從蒙藏委員會秘書李貴霖學藏文。至十月，喇嘛欲令漢僧學習藏地寺規，曰：「捫朗晴波（藏語，大昭會）將臨，以住寺爲宜。」師毫不猶豫，放棄原訂計劃，令弟子住入哲邦寺甲兀康村，由永光法師介紹梯茲格格（藏語，即師父、保人），每人依止一師。

師常隨喇嘛學法，喇嘛任住何處，師悉隨之。喇嘛住哲邦寺，師即住本札倉甲兀康村。將所學深思善修，每日早午晚三次頂禮，不分晴雨。常求喇嘛來漢弘法，喇嘛笑允。喇嘛至曲水講寂天菩薩所造《入行論》等，師領融空師等同往，其間喇嘛爲師一人傳密法，年底方回哲邦寺。四一年正月初舉行捫朗晴波。喇嘛住宇陀，師即住附近藏民家。有時喇嘛住麻尼日錯（離拉薩不遠之修麻尼茅篷），師亦隨往。常依學經，並譯《毗沙門儀軌》。師常以山珍海味，供養喇嘛，以表敬意，融通師曰：「喇嘛不多食。」師曰：「不論食不食，供養即對。供釋迦佛者，亦非吾等食用乎！」在捫朗晴波中，師在大昭寺供佛及僧，一次萬多人，在本康村供五次，一次數百人。平時在康村供茶，師必親臨廚房，注意調味，故遇師上供，全康村歡喜。諸寺莫不知有雲登嘉錯者，弟子亦蒙其澤。但師一再教導，不可特殊，要守寺規，並說：「喇嘛爲人謙虛，號

涼穹，即膽小意，應學喇嘛德性，不得仗勢。」師位至古札，高於康村格格，但仍尊敬彼等。康村有人放茶，師雖不去，人必爭送，因師常厚酬送者故。大昭會後，照通師將所得褫錢，除還債外，二、三十藏銀，全部供師，師即搭衣持銀，往見喇嘛，歸笑謂：「吾將汝銀，全供喇嘛矣。」師初不用侍者，喇嘛開許方受。

大昭會後，僧眾各回本寺。師將學法者分爲兩類，學法相者，自謀生活，艱苦學習，一般靠寺廟供褫，足夠大半年，欠二、三月。學儀軌者，每月五十兩銀生活，隨弟子自願參加。融通、慧光師學法相，自尋師承。普超、照通師學儀軌，由師自教。不久喇嘛法體違和，師常憂戚，一提即淚，謂眾生無福。稍癒，拉薩拉那團長請喇嘛於家中講《上師無上供養觀行法》。師與弟子同去，師自任侍者，日侍左右。師謂喇嘛修白文殊成就，具有三眼，細觀能見之。照通師聽經時，從側面視之，三眼宛然。其間喇嘛法體又違和，休息二日，圓滿時師與弟子大興供養。數日後，師請喇嘛舉行時輪金剛大灌頂，師坐喇嘛旁。圓滿後，各還原處。

師以請喇嘛來內地弘法爲第一要務。二、三月間喇嘛由曲水回拉薩，師約

照通師中途相迎，候坐草地，師曰：「喇嘛能到內地，一切法悉備矣！」喇嘛來臨，師弟同行接足禮，喇嘛問及照通師，師曰即大昭會供銀者，喇嘛問照師：「何時返漢？」照師曰：「師何日返，弟子何日返。」師即解釋曰：「喇嘛何時赴內地，他即何時返。」喇嘛點頭稱善。

四月間，師電內地佛教會，請電迎喇嘛來內地弘法，後接回電，由蒙藏委員會譯成藏文。五月初五喇嘛誕日，師約觀空、恒演、隆果、圓賓、勝聰、滿度法師等，同請喇嘛來漢地，因蒙藏會將佛教會譯成多人聚會之處，喇嘛閱後，不解多人爲何，不甚意願，故未正式答應，師亦感未能如願。

師自進藏以來，得康薩喇嘛四百多種大灌頂。半年內傳完各種儀軌，金科、護摩、壇場等無一不備，即得全部密教傳承，一面將未學者學全，一面從事翻譯，如五大金剛、息增懷誅等。過去學略，今則學廣。生圓二次第在扎薩仁波切處會學部分，灌頂開光等儀式學亦未全，今在康公座下補學圓滿。獲得宗大師清淨法流之全部寶藏。藏地比丘學法多年亦所難得，而師全得之，是誠師之福德智慧純厚所致，或亦內地徒眾機緣將熟之兆歟？可不勉乎？

時近慈寺數電催師，師不顧，喇嘛知悉，令師速返。不久喇嘛又欠安，師



集弟子於宇陀唵經，祝康復。師憂心忡忡，雙眼濕潤。喇嘛癒後，旋又示疾，師又接電促，喇嘛決斷曰：「汝速歸，我即癒。」並強作藏地跳神狀曰：「汝看吾有何疾？」師無奈，祇得令照通師準備返川行裝。其間喇嘛時病時癒，師隨侍不離。喇嘛赴麻尼日錯專修觀音法，回哲邦時，已不能騎馬，改坐轎子。師一路隨侍，到瓦須彌村。喇嘛將平生弘法之衣服法器，如三衣、東嘎、披單、裙子、鉢、法螺、寶瓶、妥巴、鈴杵、靴子及顯密法寶，全部傳予上師，並允到內地弘法。師不勝歡喜，著照通師返川準備轎子，再來藏恭迎。

帶回漢地者廿餘馱，大半是帶去紙張所印經書，包括堯悉頌綑，即宗大師三父子全集（宗大師十八函，杰草仁波切八函，開珠仁波切十二函）及加傾頌綑（不動仁波切二十八函）等。餘屬法器衣物糧食等。所請法寶先送近慈寺，後有部分到五臺。行裝既備，隨連長級藏官返川。按藏制彼無現金工資，祇給烏拉五百，由彼換錢。師買甲本烏拉騎馱共三十匹。起程日，師又赴哲邦寺喇嘛處，帶回不少經書，裝二鐵箱，未加封，照通師表示不悅，師笑曰：「我多親近一次喇嘛，就是福氣，汝何不悅？」使照師知省。午後起程，至晚便宿，因藏官需做生意，行程特別遲緩，數日未出拉薩境，仍在哲邦山後，一日可達

哲邦寺，其時師清理 寤盒內，一紙包寫明喇嘛頭髮，打開一看，全生舍利，師甚喜，眾欲爭，師按住曰：「對喇嘛要生大信心，但勿外傳。」每人分二粒。即請藏人引走捷徑，返哲邦寺看望喇嘛，第三日趕回，弟子出迎，見師含淚曰：「善知識難遇，福你不够矣！」實則喇嘛已去曲水，病復加重，眾聞戚然。後留拉薩學法之融通師以此事白康公，公曰：「此非吾德，乃雲登嘉錯之功德也，因吾髮送人者多，未聞有生舍利者。雲登得舍利，是其功德也。」

師一路悲念喇嘛，一晚藏官來閒談，涉及喇嘛，師即悲淚，藏官權慰之。

喇嘛功德不可思議，七天之內能傳完大般若經，二十日內，能傳完全部藏經。白文殊成就，語輪速急，聞者生樂觸；韻音美妙、神智特勝。一晨念經後，怡然告師曰：「近慈寺沙彌，上師供念得好！」師遲疑，喇嘛以手摩師頂，師即宛然聞沙彌念誦之聲，足見喇嘛定力之深，千里如咫尺。一次，師背水，雪中滑跌，水傾壇破，十分焦急。喇嘛忽親臨，招師令返，並述空理，令師開解。一次，施主供養喇嘛上好鈴杵數付，師在前座頗覺愛好，喇嘛即付一套云：「雲登嘉錯，卻者（給您）！」師大喜，終生受用不離。師曾講如何善巧神足、讀此可知。喇嘛隨機說法。應器施教，令學人隨分獲益。應世接物，當機

立斷，片言決紛爭，智深慧捷，定力所感。一次腳腫流水，仍上馬外出。謙下慈悲，平易近人，路遇人問，即下馬待，常單騎而行，不多侍從。見紅教寺廟，必披額低頭而過，表尊重。被奉爲西藏之月輪，或大皈依處，非偶然也。

途中普超師染疾，師甚急云：「未離欲之護法不願法傳內地，吾等任務大，要將佛法傳到內地，不識眾生有無福分，應多唸經求護法，廣行法施！」不日普師病癒，師喜。

沿路遇寺廟，必供燈、上哈達、興供養。一次遇黑教廟，師曰：「笨波（黑教藏音）者粗而不細，稍有道理。」仍去一朝，上哈達，蓋尙有些許關係也。

九月抵昌都，因等烏拉，師偕數人先赴甘孜以待。得悉台源、能觀二師去世，師心悲痛，留函普、照二師，囑妥運經書，至成都。已先行，經康定，得永光師轉來喇嘛圓寂噩電，師悲啼嚎泣，痛念恩師永訣。

十一月經書達近慈寺，師派弟子迎抬，每抬上一哈達。山門外鐘鼓鐃鈸齊鳴，師率全寺僧眾手執幡蓋香華，列隊恭迎藏地大法來中夏矣！師返寺後，即勤事翻譯。

以上主要根據隨從照通師所述切身經歷。